



北纬48°
动物传奇

BINGHU

冰湖

陈彦斌 / 著



北纬48°
动物传奇

冰湖



陈彦斌 /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冰湖/陈彦斌著. —杭州: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,
2015.5

(北纬 48°动物传奇)

ISBN 978-7-5342-8662-9

I. ①冰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
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50008 号

北纬 48°动物传奇

冰湖

陈彦斌/著

图书策划 优加少儿 张立涛

责任编辑 王漪

特约编辑 徐微

美术编辑 许纳

封面绘图 文鲁工作室

内文插画 周卓浩

责任校对 石晓音

责任印制 林百乐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杭州天目山路 40 号

浙江新华印刷技术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80×1230 1/32

印张 6.625 彩页 2

字数 117000

印数 1—10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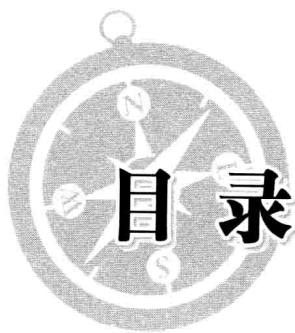
2015 年 5 月第 1 版

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42-8662-9

定价: 17.00 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)



MULU

冰 湖	1
大 鱼	28
撞 箔	38
虎头海雕之死	45
消失的鱼群	54
偷鱼贼熊瞎子	61
冰河的救赎	86
老 船	100
黄 昏	121



最后一条哲罗鱼 128

两败俱伤 133

钓 鳌 142

水獭一家 148

鸭兮，鸭兮 193

后记 201



冰 湖

1

通知是立冬那天贴出来的：近日湖将封冻，严禁一切人员下湖捕鱼！

兴凯湖每年封湖几乎都在立冬前后的几天，赶上一场寒冷的从西伯利亚过来的寒流，荡漾的湖水几乎在瞬间便封冻了。由于封湖太突然，每年几乎都有渔民失踪或冻坏的事件发生。

前年初冬，一只渔船偷偷下湖捕鱼，再没返回到岸边，连人带船都消失得无影无踪，不知去向。去年又有只船被冻在冰湖上，两个捕鱼人在船上被困了五六天，直到有人

下湖凿冰窟窿打鱼，才发现了两个捕鱼人，喊人把他们救回来送进医院，两人一个丢了双脚，另一个截了一只手，都不能再下湖捕鱼了。从那以后，每年到了立冬那天，各乡各镇便会在靠近湖边的几个村子里张贴布告，严禁渔民冒险下湖捕鱼。

然而，初冬的兴凯湖实在太诱人了。天寒水冷，除了白鱼、细鳞、哲罗和狗鱼等几种冷水鱼以外，多数鱼都归了窝子。只要冒险下湖布网，掏到了鱼窝子上，一网打百八十斤，甚至几百斤大白鱼也不算稀奇！

柏树奎是到村里小卖铺打酒时见到那纸布告的，布告赫然粘贴在小卖铺的门旁。他却没放在眼里，心里暗暗地想：什么布告，不过吓唬小孩子的小把戏，甭搭理它！

尽管布告已经张贴出来两三天了，但偷着下湖捕鱼的渔民仍不见少。昨天他和儿子下湖回来，看见个鱼贩子从一只机动渔船里拎出来十几条五六斤的大白鱼。过去一打听，才知道是在湖界一带打到的，柏树奎也想明天到那一带去试试运气。机动船上的渔老大听说他也想划船去湖界，不由得眯缝起一双小眼睛，仔细地瞧了瞧柏树奎，才说：“机船开到湖界还得三四个小时呢，就你那条破木头船，噫，啥时才能划到啊！”

柏树奎原来只是个农民，一直在村子里种地，这两年才下湖捕鱼，暂时还买不起铁壳机船，只好先买了一只风

蚀水浸得通体黧黑的旧木船，船帮已经裂开几道指头宽的大缝子。春天下湖前，他买了一些麻刀和石灰，又熬了十几斤豆油，把渔船严实了一遍，才敢下湖打鱼。可这只木船实在太破旧了，他一直不敢安装机器，怕机器振动得太厉害，把严好的船缝再震裂。难怪其他渔民都瞧不起他，说他和他的渔船是“老牛拉破车”。

听到这些冷嘲热讽，柏树奎也不争辩，只是暗暗想：这“车”好也罢，破也好，半夜咋也划到地方了。只要锯响，就有末！他很信奉老一辈人说过的这句话。等到明天早晨，其他的机船赶到湖界一带时，他可能早就把鱼窝子占上了，说不上都已经开始遛网摘鱼了呢！到了那时，肯定会招来一双双嫉妒得喷火的眼睛，那可太让人得意了——哪个男人不渴望着成功，不希望看见那一双双嫉妒得几乎喷火的眼睛呢？

看来，今年乡里确实下了狠茬子。不仅让人挨村张贴布告，还派人在湖岸边设了卡子，不许渔民下湖捕鱼。

看湖人住的那间地窨子，坐落在湖畔的柳树林边。月光下，从地窨子的烟囱里冒出的淡蓝色柴烟，在柳林的上空袅袅升腾，散在苍茫的天幕里。柏树奎领着儿子来到湖边，躲在柳林里观察了一会儿，地窨子外面静悄悄的，连个鬼影都没有——天太冷了，几个看湖人都躲在地窨子里烤火呢。

爷俩悄悄绕过那间看湖人住的地窖子，来到水边。

湖里的捕鱼船已经一只只被拖上了岸，初升的新月在船帮上涂抹了一层银色的光晕。岸上的渔船像一条条被冻僵的大白鱼，躺在冰冷而寂寞的沙滩上。只有长长的湖浪在不知疲倦地推涌着，一下接一下地冲刷岸边的沙滩：哗——哗——

柏树奎找到自己的渔船，渔船一半在水里，一半横在沙滩上。看着儿子把扛在肩上的船桨放到船上，柏树奎也赶紧把装着网具的麻袋放进舱里。他背的麻袋里除了几块渔网，还有一瓶白酒和足够热两次饭的劈柴。

一排湖浪扑打过来，渔船像禁不住寒冷似的哆嗦了一下，又恢复了平静。放下东西，爷俩一边一个抓住船帮，用力地将渔船推下湖。

渔船漂浮在湖面上，不停地摇来晃去，映在湖水上的月影被碰得粉碎，散了一片粼粼金黄。靠近岸边的湖水特别浅，爷俩推着渔船朝前走了十多米，渔船才真正漂浮起来。柏树奎抓住船帮，看着儿子上上了渔船，才跳了上去，他支起船桨，用力扳动，渔船拖着一条水线摇晃着向湖的深处驶去……

直到这时，柏树奎才回头朝湖边看了一眼，并狡黠地眨了眨眼睛，为他们成功地躲过了看湖人而得意地嘿嘿冷笑了几声。

这年封湖比往年晚。每年这个季节，湖已经封冻了，打鱼人只能待在家里，或者几个人聚到一起不分白天黑夜地打麻将。一直得等到湖冰能禁得动人了，才能镗冰窟窿下网捕鱼。柏树奎想趁着湖还没封冻，多下几次湖，也好多打点鱼，明年春天最好能换上一只铁壳渔船，再装上一台十二马力的挂机。只要有了机动渔船，再加上他的吃苦耐劳，再不用为筹集儿子上学的钱款发愁了。

渔船驶离湖岸越来越远，生长在湖边的柳林已经模糊得看不清了。柏树奎停下船桨，腾出手来，卷了支指头粗的旱烟叼在嘴上，划了根火柴，灵巧地用双手挡住了湖风，点着叼在嘴上的纸烟，狠狠吸了一大口，才又操起桨。

明天得早点往回返，望着月亮外面套着的那圈光环，柏树奎心里暗暗地想。弄不好明早就得刮起大风，节气毕竟到了，只要一变天，马上该封湖了！

本来，他也没想在湖里待得太久，最迟明天晚上就准备回来。当然，回来的时候也不能太早了，怎么也得天黑以后才能上岸，得避开那些在湖边设卡的人。那帮小子简直太黑了！真被他们逮住，少说也得罚个五六百块！

“爹，我划一会儿？”坐在船后的儿子对在前面划船的柏树奎说。

柏树奎推开船桨站起身来，坐到后舱板上。从儿子背着书包回来，哼哼唧唧地说不想再去上学了，要跟他一起

下湖打鱼的那天开始，柏树奎始终没给儿子好脸色，一天到晚总是耷拉着脸，阴沉沉的。儿子不想上学，主要是因为家里穷。在农村种地的那些年，年景一直不算好，不是涝，就是旱，好不容易赶上一个风调雨顺的年景，可粮食又变得不值钱了，价钱卖得稀烂贱，三斤也赶不上原来的两斤钱。他又想给儿子找个好学校，最好能到县里上高中，索性把家里的十几亩地租了出去，开始下湖捕鱼。因为家穷，儿子也早早懂事了，连个招呼都不打，一个人背着书包从县城跑回来了。

儿子的过早懂事，反而深深伤害了柏树奎。别管咋说，他也是个大男人呀，是孩子的爹呀！一个连老婆和孩子都供养不了的老爷们，还能算是个男人吗？为了“惩罚”过早懂事的儿子，他几乎天天带着儿子下湖捕鱼，甚至连刮风下雨天也不放过。

一个人，不在小的时候经历一番磨难，很难体会到幸福！他带着儿子打了半年鱼，终于攒下了一笔钱，再下两次湖，买铁壳渔船和儿子在县城上学的借读费就都能攒够了。

这些年，学校要的钱一年比一年多，而他是个农民，儿子也是农业户口，在县城中学念书属于异地借读，一年要缴两三千块的择校费。如今学校收费的名堂也多，可不像他上学那会儿，每学期只要两块钱的学费。

2

午夜时分，柏树奎和儿子终于停下桨，任凭渔船静静地漂在湖面上。

这里究竟是不是湖界一带，其实柏树奎也不是很清楚。一眼望不到边的湖面可不像在陆地上，目光所及之处，除了水还是水，没有固定的标示物，很难说清楚究竟到了哪里。柏树奎只是凭着行船的时间判断，湖界应该在附近了。他把船桨交给儿子，从舱里找出一块拳头大的石头，系在一根细网纲上，垂进水里。得先弄清楚湖水的深浅，才好找准下网的位置。

湖底和陆地一样，有数不清的湖沟和漫冈，并不像湖面那样平坦如砥，只是人们看不见罢了。

天冷水凉，到了初冬季节，那些在天气暖和时在湖水中捕食的鱼，都成群结队地躲到了湖底的深沟里，准备在那儿越过漫长的冬天。这些深沟，便是藏鱼的窝子了。

只要能找到藏鱼的窝子，就不愁打不到鱼。柏树奎放下十多米长的线绳，石头终于沉到了湖底。儿子朝前慢慢地划船，柏树奎拈着线绳坐在船后。

突然，拈在手里的网线猛地拖了一下，接着悬空了，

沉沉地朝下坠，柏树奎知道找到了湖沟，赶紧放线。他往下又放了两三米，坠在下面的石头再次沉到湖底。

柏树奎没忙着接过船桨，而是让儿子继续朝前划船。直到摸清楚了湖沟的走向，他才把船桨接过来。像这样探究湖沟的方法，还是邢老爷子教他的呢，他真是个好老头儿啊！只是没想到，在湖上捕了一辈子鱼的邢老爷子，最后却淹死在了湖里，连尸首都没捞上来，也无法像普通老百姓那样，入土为安了。想到这儿，柏树奎不由得轻轻叹了一口气，随后拨桨掉转船头，划回到最初探寻到湖沟的地方。

他停了船，借着朦胧的月光看着儿子解开系在袋口的麻绳，从里面掏出渔网，系好追石，随后将网抖开，才把坠网的石头投进水里。只听扑通一声，随着柏树奎缓缓向前划船，三层丝挂子出出溜溜撒进湖水里。刚撒下渔网，一个个灰白色的网漂子还集聚在漆黑的湖面上，很是显眼。渔船朝前划去，那些集聚在一起的网漂子分开了，接着一个跟着一个，钻到水下不见了。

头一趟渔网，是把五片三层的丝挂子系在一起，每片渔网有二三十米，哩哩啦啦下出去一百多米。撒完网，儿子把一块白色的泡沫大网漂子拴在网头上，随手扔进水里，网漂子静静地浮在湖面上，柏树奎才划船离开，寻找下一处准备撒网的湖沟。

爷俩下完最后一块网，把锚扔进水里，停泊在河面上。渔船静静地躺在湖上，一动不动。

干完活儿，没事可做的儿子开始犯困了，他抱着膀子，靠在舱里打盹。柏树奎又卷了支旱烟，掐掉烟头，叼在嘴上，默默地眺望船舷外的湖水。

即将西坠的残月斜映在寒冷而幽静的湖面上，铺下一条金光粼粼的笔直大道，把漆黑的湖面分为两半。

黎明前的这段时间，是一天中最冷的时候。逼人的寒气透过棉衣钻了进来，一直朝人的骨头缝里刺。船帮镀上一层灰白色，不知是洒在上面的月光，还是落下的寒霜？幸亏来的时候，柏树奎多带了一件破皮袄，否则还不把睡着的儿子冻个好歹呀！他站了起来，先把一件羊皮袄盖在熟睡的儿子身上，随后自己伸胳膊抬腿地活动起来。一来驱赶阵阵袭来的困意，二来还可以暖和下身子。

这段时间也是最爱上鱼的时候。夏天在湖里捕鱼时，总能听到鱼跳出水面时发出来的扑哧声。每当这个时候，他总喜欢静静地坐在船上，一边看着睡熟的儿子，一边谛听那扑哧声，默默等待遛网时刻的到来。可如今，在这初冬的黎明之前，湖里什么声音也没有，只有冰冷的湖水不停拍打在船帮上发出来阵阵汨汨声。

天渐渐亮了，儿子也睡醒了。他从舱里站起来，对一直在抽烟的柏树奎说：“爹，遛网吧？”

“再等等。”柏树奎划船离开下网的地方，对站在船后的儿子说，“找个家伙，敲几下，吓唬吓唬鱼，撵它们上网。”

听了父亲的吩咐，儿子从舱里找根棍子，抓在手里使劲地敲打着船帮，发出有节奏的咣咣声。

敲击船帮发出来的咣咣声，在这个寂静的清晨显得格外响亮，这声音飘荡在湖面上，一直消失在了远方。儿子拿木棍子敲击船帮的工夫，柏树奎从麻袋里掏出一束干草，放进柴油改制的炉灶里，划根火柴把架在草上的劈柴引着。干透的样子在锅灶里“毕毕剥剥”地燃烧起来，火舌欢快地舔着锅底，映出一片令人向往的火光。柏树奎探身船外，舀了两瓢湖水添进锅里，放上篋帘子，又拿了三个馒头放在上面，才把被烟火熏黑的锅盖盖好，随手又往灶里续了几块劈柴。

爷俩围着锅灶坐着，倾听锅里的动静。锅里的水快开了，发出滋滋声。

馒头该焖得差不多了，柏树奎掀开锅盖，拣出焖好的馒头。这工夫，儿子已经从塑料袋里掏出了两条咸杂鱼，递给柏树奎一条，然后自己一手抓起馒头，一手拿着咸鱼吃这天的早饭。一夜没吃东西，又冷又饿，儿子几口就把一个馒头造了下去，随手又抓起来一个。

这个小子，吃东西真虎实！不知道究竟像他俩谁？柏

树奎看着倔乎乎的儿子想。

他曾问过老婆：“喂，你说，这个孩子究竟像谁呀？”他老婆笑着骂道：“要是像别人，能对得起你们老柏家吗？你们家的那些人，哪个不像头倔驴似的！”

柏树奎笑了笑，没再说啥。儿子确实有点像他，被人打碎了牙也得咽到肚子里去，绝不会吐出来！

儿子啃馒头时，柏树奎并没忙着吃饭，而是启开了酒瓶盖子，把酒放热水里烫上。就着咸鱼喝了几口烫得热乎乎的酒。随着温暖的液体流进肚子里，冻得冰冷的身子也渐渐暖和起来。

酒可真是好东西呀，尤其在这样寒冷的天气里，难怪打鱼人都爱喝上两口。不过，别管多好的东西，也不能太贪杯！不是喝酒，邢老爷子能淹死在湖里吗？

邢老爷子出事的那天，柏树奎也在附近撒网捕鱼。十几只渔船又是撒拉网，又是下滚钩，几乎把兴凯湖翻了个底朝天，也没打捞到邢老爷子。这么大的湖，在湖里藏一个人，简直像在大海里藏根针，上哪儿捞去！

咳，怎么又想起他了？柏树奎扇了扇手，像要把邢老爷子从他的脑瓜仁子里扇出去似的。

爷俩吃完了早饭，每个人又喝了碗烧开的、带有腥味的湖水，觉得身子热乎起来了，才划船来到他们下网的地方，开始遛网了。

儿子弯腰提起渔网，没拽了几下，便惊喜地大叫起来：“爹，有鱼，是条大鱼！”

柏树奎一边划船，一边朝网的那边扫了一眼。可不是嘛！刚出水的渔网被拽得一颤一颤，看样子网上的鱼确实不小！他一别船桨，把船贴到网前，赶紧嘱咐儿子：“慢点，慢一点！悠着拽，别把鱼弄跑了。”

儿子小心地抓住网纲，继续朝前遛。渔网从船前被拎了起来，又从后面沉入水里。柏树奎随手朝前推了一桨，船紧跟着渔网驶过去，一直紧贴网旁。眼看着渔网拽得越来越厉害了，估计离上网的鱼不远了。柏树奎压低了嗓门，轻声嘱咐儿子：“抓住底纲，翻过来，把鱼兜住！”

渔船徐徐朝前滑行，渔网带起圈圈涟漪从水下钻出来，噼里啪啦地落着水滴，紧贴船外弦沉进湖里。随后，一道暗影出现在了水下，带着渔网不停地扑棱。那道暗影漂浮上来，搅起了阵阵水声。

一见亮，网上的大鱼更加惊慌了，不停地扭动身子，宽宽的鱼尾搅得湖水四处飞溅。见到鱼，儿子再次惊喜地叫起来：“嘿，是条大白鱼！”

柏树奎赶紧推开了船桨站起来，抓起身边的抄罗子^①走到船舷旁。探头朝下一看，真是一条大白鱼！

①抄罗子：赫哲语，一种捞鱼网。